



从朝鲜战场到万盛青年镇的田埂炊烟；从抱着弹药箱穿越“死亡地带”的志愿军战士，到扛着锄头带领乡亲致富的共产党员——

# 92岁老兵的人生答卷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昭伦

去年11月的一天，我看到一则关于抗美援朝老兵罗明和的消息，当即拨通了青年镇法律服务所好友杨万秋的电话，相约去见见这位藏在乡野间的老兵。

1

## 他写参军申请书奔赴朝鲜

次日午后，我们驱车来到青年镇板辽村罗明和老人的农家小院。见我们到来，老人赶紧去灶房拿茶杯。倒茶时，我看老人左手腕上有道疤痕。老人说，他生于1933年2月7日，左手这伤就是当年在朝鲜战场受的。

老人从卧室捧出一个红布包裹，里面是一本立功证明书，封面的烫金字迹早已被岁月磨得模糊，但“中国人民志愿军”六个字依旧清晰。老人翻开证书内页的黑白照片说：“当年在朝鲜战场，我们三次把美军挡在阵地外，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，死也没让他们迈过防线一步！”

1951年，美军越过“三八线”直逼鸭绿江，飞机轰炸丹东的消息传到南桐煤矿。那天下班后，罗明和看到公告栏的征兵海报，回到工棚便写了参军申请

书。当年3月，罗明和正式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65军某营独立炮排的弹药手。告别工友那天，工友们凑钱给他买了一双新胶鞋。班长老王拍着肩膀对他说，到了前线别逞能，饭要吃饱，枪要握紧。“矿上的岗位给你留着，等你回来！”

1951年4月，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打响，志愿军发起猛烈反击，罗明和所在的2营奉命向汉江以南推进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清川江宽约百米，冰水湍急得能把沉重的弹药箱冲得摇晃。江面上空，美军战机像秃鹫一样在低空盘旋，炮弹接二连三地落进江水中，掀起数米高巨浪。指导员站在江岸边，嗓子都喊哑了：“同志们，身后就是祖国，冲过去就是胜利！”说到这里，老人手指微微颤抖，仿佛又感受到了那刺骨的江水。老人说，他和战友们抱着弹药箱往江里跳，谁都没犹豫。江水很快漫至腰部，冻得人腿肚子抽筋，每走一步都要耗费全身力气。

罗明和紧跟着前面的副班长张铁柱。张铁柱回头喊他跟紧，小心别被水冲散了。突然，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江面，老人说他看见不远处的副班长胸口被炸开一团血花，整个人晃了晃就倒进江里。

老人说，那天他们排牺牲了五个战友。他抱着弹药箱在江里跑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得带着牺牲的战友那一份继续战斗，不能让他们白死。

2

## 红三堡战斗历经生死考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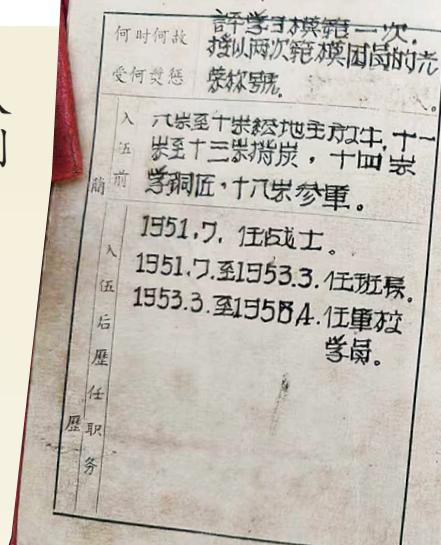
1951年7月，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启动。这座位于朝鲜半岛中西部的城市，也因此成为美军争夺的战略要点。美军妄图通过战场上的优势，在谈判桌上攫取更多利益，不断在开城周边发起疯狂挑衅和进攻。

红三堡位于开城以北4公里，海拔虽不足300米，却像楔子钉在交通要道，扼守着通往谈判会场的唯一道路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咽喉要塞。当时的谈判桌上，美军代表态度嚣张，放话“用炸弹和炮弹谈条件”，红三堡的得失直接关系到谈判的主动权。罗明和说，首长告诉他们，红三堡是和平的门槛，把这门槛守住了，谈判桌上的同志腰杆就硬了。

1952年9月的一天，正在休整的罗明和听见通讯员扯着嗓子喊紧急集合，他和战友扔下手里的干粮，抓起武器就往操场跑。连长站在高台上大声说，美军要抢红三堡，想在谈判桌上卡我们的脖子。我们必须立即赶赴阵地，阻击敌人！

当时，他们刚完成一次穿插任务，连续行军三天三夜，有的战友脚上的血泡都磨破了，却没人吭声。罗明和背起超过15公斤的弹药箱，嚼着炒面跟着队伍出发。抵达红三堡时，原本覆盖着野草的山包，已被炮火削去了大半，阵地千疮百孔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硝烟味和焦糊味。红三堡是关键防线，誓死都要控制住！连长指着山下的公路说，守住这里，就是守住咱志愿军的骨气。

1952年9月6日清晨，美军的炮弹像下冰雹一样砸向红三堡，把阵地震得



他是1953年入党的老党员

嗡嗡作响。罗明和趴在掩体里，听着连长在步话机里喊，美军发动攻势了，各排注意，守住炮位就是守住阵地！

从那天起直到10月6日，美军集中了大量M46坦克、155毫米榴弹炮和战机，对这个小小的山包进行了毁灭性打击。每天的炮火覆盖都在十轮以上，密集的炮弹像下雨一样落在阵地上。

作为弹药手，罗明和的任务比炮手更危险。炮手还能躲在掩体里，弹药手却要在密集的炮火间隙冲锋，将15公斤重的炮弹送到前沿炮位，每一次往返都要穿越500多米的“死亡地带”。有一次送弹回来，战友老周劝他炮火停了再送，他却抹了一把脸上的尘土大声说，前线炮膛等着炮弹喂，就像我们等着饭吃。晚一分钟，炮就哑一分钟，前沿的兄弟就得挨一分钟打。说完，又扛起一箱炮弹，猫着腰冲进了硝烟里。

9月28日，阵地上的电话突然响了，炮手老李接完电话说，美军坦克冲破防线了，急需穿甲弹！罗明和刚把弹药箱扛上肩，战壕里的连长对他说，这趟凶险，一定要把弹药送到。他敬了个军礼，告诉连长保证完成任务！

穿甲弹很重，一发就有十几斤，罗明和抱了两发，压得肩膀生疼。借着炮弹爆炸的烟尘作掩护，他往炮位冲去。刚跑到半山腰，一枚炮弹在他身边三米处爆炸，巨大的冲击波将他掀翻在地，泥土瞬间把他埋住半截。老人说，当时脑子被震得嗡嗡响，什么听不见了，就想着炮弹不能丢，因为这是战友们希望。

他凭着一股劲从泥土里爬起来，嘴角淌着血，顾不上拍掉身上的泥土，继续往前冲。军装不知何时被弹片划开一个大口子，鲜血顺着往下流，他却丝毫没有察觉。直到将炮弹送到炮位，他才感觉手腕传来钻心的疼，低头一看，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正在汩汩流血。

那一战，罗明和所在的炮排配合步兵，多次击退美军的集团冲锋，坚守阵地31天。战役结束后，罗明和因“弹药输送及时准确，在关键时刻为战斗胜利作出重要贡献”，两次荣立三等功。
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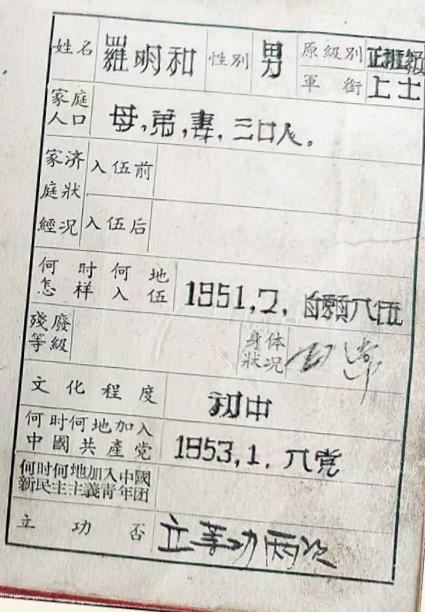
## 第一个报名回乡支援地方

1953年9月，罗明和随部队回国后，先后分配到南京第四步兵学院、甘肃天水第一步兵学院担任战术教员。站在讲台上，他结合红三堡阻击战的实战经历授课，获得学员们的高度认可。

罗明和说，当时他教的都是保命的本事，战场上差一点都不行，不能有半点马虎。讲课的时候，他总是站得笔直，就像在阵地上下达命令。他带过的新兵，后来很多成为部队的骨

黄葛树

特约



干。有人在部队立了功，还特意写信来向他报喜：“您教的本事用上了，我没给您丢脸。”

1958年4月，部队传达“军人复员支援地方建设”的号召，罗明和第一个报了名。领导找他谈话，说他立过功，留在南京或去北京都没问题，城里条件更好。他却摇了摇头，说自己本就是矿工出身，挖煤才是老本行。“国家建设需要煤，煤矿比城里更需要我。”

回到老家，在井下掘进一线，他带着战场上学来的坚韧与细致，仔细检查掘进机、风镐等设备，排查顶板、瓦斯等安全隐患，一颗松动的螺丝都不放过。工友们都说，有老罗在，大家干活心里踏实。凭借着这股“拼命三郎”的劲头，他先后三次被矿上评为先进生产者。

1962年，青年镇开展“党员带头支农”行动，罗明和回到湛家村探亲，看见家乡交通闭塞、水利设施落后。后来罗明和举家搬到湛家村，担任村民兵连长。他一边组织民兵开展军事训练，一边琢磨着怎么改善村里的生产条件，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。没有稳定的灌溉水源，他就带着几个党员，翻山越岭勘察地形。最终选定一处地势较高的山谷修建山坪塘，把雨水蓄起来，解决灌溉问题。

经半年奋战，山坪塘如期建成，解决了稻田的灌溉难题。紧接着，他又牵头修通了3公里的机耕道，让村民告别了“雨天泥没膝，晴天尘漫天”的日子，拖拉机终于能开到田埂边。

走进老人的堂屋，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军装照，那是他1953年从朝鲜回国时拍的。照片上的青年眼神明亮，胸前的军功章闪着光。照片下面，摆放着立功证明书、褪色的军装和一个磨得发亮的军用水壶。最显眼的位置，一枚鲜红的党徽别在相框上，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。

告别时，老人站起身，望着远处的村庄自豪地说：“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，我们当年在战场上吃的苦和流的血，都值了！”

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老人收藏的各种证件